日本的“印太”战略能否成功?

朱清秀

[摘 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及印度和印度洋地区在全球战略格局中重要性的上升,“印太”作为一个新兴的地缘战略概念受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倡导。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中心倾向,并且包含有牵制中国的内涵。在上述认知的影响下,日本强化西南防卫,介入南海争端,联合美国、澳大利亚及印度牵制和制衡中国。然而日本无法正确评估印度及中国在“印太”中的影响,同时也无法给“印太”建构合理的内容,日本牵制、制衡中国的“印太”战略是不会成功的。

[关键词]“印太”;南海争端;亚太地区;海洋安全;日美同盟;价值观外交
[中图分类号]D731.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16.03.010
[文章编号]1003-7411(2016)03-0103-(12)
[收稿日期]2016-02-12
[基金项目]2015国家社科青年基金(15CGJ029)
[作者简介]朱清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93)

伴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施行,“印太”[①](Indo-Pacific)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政要的讲话及官方的政策文件中。尽管不同国家对于“印太”概念的表述和认识各不相同,但“印太”的兴起不仅预示美国决心重新审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也反映了亚太地区正在发生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结构的变革。不仅如此,从亚太到“印太”的发展还真实体现了部分国家在应对亚洲地区迅速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化时的立场及战略。

如今,亚洲地区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国家的综合实力快速发展,推动亚太经济圈向印度及印度洋地区扩展,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地区安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国家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仅在亚太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印太”构想

① 在本文中,“印太”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构想和概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也具有广泛的利益关切。因此，日本如何认识和理解“印太”？①又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和选择怎样的应对战略成为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印太”概念的内涵

“印太”作为美国倡导的新的地缘政治概念，不仅受到澳大利亚、日本及印度等国政府的积极回应，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②广泛的兴趣。然而迄今为止，“印太”所具有的内涵并不明确，其包含的地域也不清楚，各方依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战略对“印太”的解读和理解各不相同。

美国作为“印太”概念的鼓吹者，对于“印太”概念的内涵并没有清晰的鉴定。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演讲公开使用“印太”（Indo-Pacific）这个概念，[1]2011年10月希拉里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文中指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力，该地区从印度次大陆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大洋，由于交通运输和战略因素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地区有我们的一些重要盟国，还有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重要的新兴强国”。[2]从美国国务卿的公开发言及文章来看，“印太”只是在亚太的基础上增加了印度洋及新兴国家印度，是亚太的扩大和升级版。

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推行经济自由化及东向（Look East）政策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印太”概念的兴起，突显了印度在21世纪全球地缘政治及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印度官方接纳并承认这一说法。2012年12月20日，印度总理辛格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东盟纪念峰会”的发言中指出，“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度—太平洋区域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和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对双方都有益”。[3]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印度可以借此机遇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合作，全面提升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然而，印度在欢迎并积极回应“印太”概念的同时，其国内对于该概念的内涵却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是提倡建立排他性的区域秩序以此来牵制中国；第二是希望建立包容性的区域秩序，建立多边合作；第三是认为印—太平洋观念的提出是实现更长远经济目标的途径，但同时又要保持外交政策中的战略自主”。[4]上述三种观点较好的概括了印度国内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与分歧，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及印度洋国

---

① 国内学界关于“印太”概念或构想已经有一定的研究，但偏重于对“印太”概念的缘起及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的“印太”战略的分析，日本对“印太”概念的理解及其战略考量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国内的相关研究可参考：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刘宗义：“冲突还是合作？——‘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4期；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张力：“‘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3年第4期等。

② 由于本文的重点并非是分析“印太”概念的缘起及争论，因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David Scott，”The Indo-Pacific—New Regional Formulations and New Maritime Frameworks for US-Indo Strategic Convergence，”Asia-Pacific Review，19:2，2012；C.Raja Mohan，Samudra Manthan：”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2；Michael Auslin：”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Toward a Regional Strategy”，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December2010等。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际事务的发展，印度国内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也会不断变化发展。

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对于“印太”概念的关注和使用也早于很多国家，“但直到2013年5月《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的发布才标志着这一概念被完全认可，白皮书将印太地区列为澳大利亚的四个战略利益之一”。[4](138)澳大利亚不仅欢迎美国倡导的“印太”概念，同时也积极建构以澳大利亚为战略中心的“印太”构想。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及战略再平衡政策的实行，澳大利亚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居于重要地位。2011年之前，美国在澳大利亚没有驻军，2011年之后美国宣布“再平衡”战略，计划在达尔文港增加驻军，随着美澳协议的签订，意味着达尔文港要向永久性军事基地转变。[5]然而，澳大利亚在政治和军事上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的同时，在经济和国际贸易方面则积极向中国和亚洲地区靠拢。这表明“澳大利亚要借‘印太’概念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希望在与美国、印度等国发展安全关系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能从与中国、印度的经济联系中获益”。[6]如今，在澳大利亚国内甚至已经有：“世界的中心将从亚—太平洋向印—太平洋转移，并且，亚—太平洋的时代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印—太平洋时代”的争论。[7]

美、澳、印等国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及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诉求和利益关切的差异，对“印太”的内涵进行主观性的理解和分析，这种认知差异表明各国积极推动“印太”并非是要推进“印太”地区的合作，而是在“印太”概念的引导下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维护本国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利益。

二、日本的“印太”概念认知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在“印太”战略构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日本首相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8]价值观外交时，就已经关注到印度及印度洋周边国家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意义。2007年8月22日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指出：“将太平洋与印度洋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自由与繁荣之海，这将推动突破地理界限的大亚洲框架初步成形”，“通过日本与印度紧密联系形成的‘大亚洲’会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吸收进来，从而建立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网络”。[9]安倍在印度国会的演讲没有提及中国，但加强日印合作，联合美澳建立“大亚洲”的构想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提防之意。不过第一次安倍内阁执政时间短暂，①价值观外交及“大亚洲”构想尚未全面推广就因病下台。此后日本政治陷入动荡，首相频繁更迭，再加上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的外交战略关注几乎全部集中在东海，集中在中国，“印太”对于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和研究者而言依然显得十分陌生。日本学者利用“@nifty”的新闻检索系统对2010~2012近三年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及《产经新闻》的新闻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只有在2011年6月20日和9月24日的《产经新闻》的报道里搜索到“印太”（印度太平洋）这个词语。[10](25)

此种状况在2012年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印太”在安倍的外交

① 安倍晋三于2006年9月26日当选第90任日本首相，2007年9月12日宣布辞职，任期不满一年。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2012年12月27日在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不久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通过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联合,组成"钻石形"的安保体系抗衡中国。安倍在文中指出:"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与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紧密相关,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应该在保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11]2013年1月,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将外交的首访地定在东南亚,分别为越南、泰国及印度尼西亚三国。安倍计划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演讲,阐释"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①但受阿尔及利亚发生的劫持日本人质事件的影响而提早回国,不过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网站上刊登了演讲全文。在演讲稿中,安倍指出:"如今,美国关注的重心开始转向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的区域,日美同盟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来保障两个大洋的安全与繁荣,同时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联系,建立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关系网络"。[12]一个月之后,安倍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在此次演讲中安倍将"印太"当作和"亚太"并列的概念而使用,再次强调日本应该联合美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海洋民主国家,共同维护作为世界公共产品的海洋。[13]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演讲首次将"印太"当作是一个与亚太相并列的区域,这意味着今后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将不仅局限在东亚地区,广大的印度洋地区也应该在日本外交战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尽管在美国倡导"印太"概念之前,日本就已经意识到印度及印度洋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意义,但是直到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之时,"印太"概念才真正得到认可。从日本首相安倍一系列的发言和讲话可知日本对于"印太"概念的认知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印太"是日本在亚洲地区围堵中国、抗衡中国的重要工具。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心理日益增强,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更加不适应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出席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时指出:"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能真心接受和欢迎最大的邻国中国重新发展和崛起"。[14]因此,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同时,大打"价值观牌",利用价值观外交构筑围堵中国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安倍之所以强烈要求与美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加强合作进而将亚太与印度洋联系起来,其根本目的在于用此来牵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10](27)

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决策层在对华决策方面普遍感到敏感焦虑,这从侧面反映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中日东海角力呈现出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为了缓解东海地区面临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日本除了加强西南防卫之外,开始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将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捆绑,实现两海联动,进而在东海问题上分散中国的战略注意力并形成两头牵制中国

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出的"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为:第一,日本与东盟各国携手共同扩大和巩固民主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第二,双方依靠法律共同维护作为公共产品的海洋,反对武力支配;第三,积极推动日本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第四,推动文化交流;第五,促进日本与东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参考日本首相官邸网站: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海上格局”。[15](33)然而，日本意识到仅依靠日本的力量无法遏制中国走向大洋的决心，于是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希望联合澳大利亚、印度及美国夏威夷，打造“钻石安保体系”来保护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域。因此，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概念正符合日本在亚洲地区牵制及制衡中国的战略构想，况且美国的“印太”概念里面也包含应对中国崛起，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和理解，过分强调对华牵制及制衡的一面，忽视“印太”区域内部的经济合作，这也是日本对“印太”的认知与澳大利亚和印度①不同的地方。

第二，日本的“印太”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中心倾向。日本作为海洋国家，通过海洋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因此日本十分重视海上交通线的保护。如果按照美国学者奥斯林对“印太”的定义：“从西伯利亚以南、经过日本、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大洋洲的陆地及海洋直到印度的一个环线”，[16]那么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太”正好与日本认为的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航线及从南海穿过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到日本的太平洋航线相重合，而这两条航线也正好是关系到日本经济命脉的“海上生命线”。“由于日本的石油需要经过印度洋，因此日本国民意识到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及马六甲海峡是该海上交通线的关键点，关系到日本经济的死活”。[17]因此，日本社会对“印太”的理解和认识方面，过分注重途径印度洋及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积极关注海上安全而忽视南亚次大陆，将“印太”直接理解成印度洋与太平洋。除此而外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对“印太”的认知具有明显的海洋倾向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日本国内对‘印太’概念争论的兴起，对于中国“威胁”的认识也越发强烈，其中大家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威胁主要表现在对日本的领海及岛屿主权的威胁，因此一提到‘印太’很容易形成以海洋为中心的倾向”。[10](38)

日本对“印太”认知的海洋中心倾向与近年来中国海上军事实力的增长也有很大关系，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中国穿越第一岛链走向大洋的频率也在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舰艇编队多次穿越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及宗谷海峡给日本社会带来很大的刺激。同时，为了打击亚丁湾的海盗，中国海军力量还频繁活跃在广阔的印度洋海域，这更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猜疑。

第三，日本的“印太”认知强调军事因素。由于“印太”被日本认为是围堵和牵制中国的重要工具，并且日本“印太”认知中体现出的海洋中心倾向，导致日本的“印太”认知过分强调海洋安全。早在2007年安倍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就开始强调构建日美澳印等海洋民主国家体系，维护海上安全。在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又提出“钻石形安保体系”用来维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的这一系列区域安全合作构想不仅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过分强调“硬实力”，忽视经济合作交流。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频繁穿越世界各大洋，这给以海洋立国、海洋国家自居的日本带来强大的压力。加上美国影响力相对的衰落，原先靠美国维持的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海上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促使日本担心印度洋及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安

① 印度和澳大利亚对“印太”的认知即有牵制中国的一面，同时也希望通过推动“印太”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危。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印太”将目光集中在海上安全,意图通过打造海上民主国家的安保体系来维护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

三、日本的“印太”战略

基于日本的“印太”认知以海洋为中心,强调军事因素,并且其目标是以“印太”为工具在亚洲地区牵制及制衡中国,因此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加强西南防卫,推动战略重心转移;第二,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制衡中国;第三,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澳军事合作;第四,发展日印关系,加强军事交流。

(一)加强西南防卫,推动战略重心转移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苏联的解体,日本北部承受的来自苏联强大的战略压力的局面有所缓解,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但由于经济凋敝,财政困难已经无法支撑俄罗斯在远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训练。“部署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军队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减,俄罗斯军队日常的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率也逐渐降低”。[18]同时,随着朝核危机的爆发,日本面临的军事威胁由俄罗斯远东部队转变为朝鲜的核武器,这推动日本的战略重心向朝鲜半岛方向转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加上2010年中日东海撞船事件发生及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导致中日双方在东海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对抗逐渐升级。在上述背景下,日本一方面大肆渲染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对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积极制定各种应对方案。

第一,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整合防卫机制。为了增强西南防卫,日本在2004年的防卫大纲中就已提出要加强“岛屿防卫”及强化对周边海空域的警戒巡逻。2010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则强调动态的防卫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离岛的防卫力量。[19]2013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则提出综合机动防卫力量的概念,“在保证防卫的‘质’和‘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升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大纲特意强调要保持海上优势和空中优势,确保西南方向岛屿受到攻击时能够快速进行支援及登陆夺回该岛”。[20]日本除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外,还制定《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及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完善和整合防卫机制。

第二,增加驻军,强化军事存在。为了强化西南防卫,增强陆上自卫队的机动能力,驻岛的陆上自卫队依据“平时的部队部署”、“机动展开”及“夺回岛屿”的岛屿防卫“三段论”强化岛屿防卫,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增加舰艇装备,潜艇部队由16艘增加到22艘,护卫舰增加到54艘,最终形成14支护卫舰队和6支潜艇部队的作战力量。不仅如此,空中自卫队那霸基地的F-15战斗机增加到两个飞行团队,新编由E-2C预警机组成的603飞行团队。[21]不仅如此,针对西南地区的离岛防卫,日本还成立700人规模的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强化西南地区的岛屿防卫。

第三,积极参加日美“夺岛”军事演习。日本为了强化离岛防卫增强在东海地区对中国的威慑,积极联合美国进行岛屿作战的军事演习。2010年,日本在冲绳东部海域举行了战后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为了完善岛屿防卫的作战计划日美多次举行以中日钓鱼岛冲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突为假想的夺岛·登陆作战演习。2012年日美先后在关岛和冲绳无人岛举行夺岛演习，2013年日美在美国加州圣克莱门特岛举行联合登陆演习，2014年日美在夏威夷举行两栖登陆演习……日本自卫队对海岛战的重视，显然是因为在东海有争议岛屿问题上有可能与中国爆发冲突。[22]

（二）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制衡中国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南海争端的关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10年中日东海危机爆发之前日本主要以非当事国的身份充当南海争端的调停者，1995年中菲“美济礁事件”爆发之前，“日本和菲律宾在一次副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了“美济礁事件”，菲律宾要求东京‘敦促’北京采取克制行动，结果3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双边副部长级会议上，日本一位副外长就要求中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23]2010年之后随着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对抗逐渐升级，日本开始深度介入南海争端。主要表现为：1. 向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和技术。为了增强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在南海存在岛屿争端国家的军事实力，日本对“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修改，规定在一定条件①下可以出口武器和技术。正是在该规定下2012年日本决定向菲律宾出售12艘巡逻艇，以增强其与中国在处理南海纠纷中的实力。2. 拉拢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日本除了利用日美同盟介入南海争端，还积极拉拢在南海同样存在利益关切的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区域外大国。日本加强日印在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日印双方军事高层经常展开多层次、高频率的交流。日本声称，日本和印度要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为基础，以海上安全防务合作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双方的合作。[24]日本和澳大利亚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在亚太海洋事务方面还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关切。日本为了加强双方在海上安全的合作，向澳大利亚出口先进的潜艇技术，鼓励其积极介入南海争端。3. 准备军事介入南海争端。为了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海上力量，日本正为将来巡逻南海做准备工作。尽管日本否认将会派侦察机巡逻南海，但日菲防卫机构的交流日益频繁，军事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访问日本时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称“如果将来日本飞机到南海巡逻，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进行加油、维修等后勤补给工作。[25]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意图通过“两海联动”策略来牵制和施压中国，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的沼泽之中，以此限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上地位和作用的上升，制衡中国在亚太海域影响力的扩大。[15](39)然而，日本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加剧南海地区动荡，给南海争端的解决带来阻力，而且还会破坏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刺激对立因素的增长，危害亚太地区安全。

（三）强化日美同盟，推动日澳军事合作

随着中日关系由于钓鱼岛问题而不断恶化，日本希望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来共同牵制和制衡中国。为了强化日美同盟，日美决定修改1997年版的防卫合作指针。2013年2月，日美举行首脑会议决定修改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在防卫

① 依据新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日本可以出口武器装备；第一、有助于对促进世界和平作贡献；第二、有助于维护日本的安全；基于第二点，日本可以与以美国为首的在安保领域展开合作的国家共同研发和生产武器，同时强化与盟国的安保与防卫合作，确保自卫队和日本国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参考「平成26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html/n4133000.html,2015-08-15.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安全领域的合作。2015年4月日美在“2+2“会议上公布了新版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版的防卫指针更新了日美在责任和任务分担方面的框架及政策,使得同盟更适应时代的发展,并且强化了从平时到紧急事态各阶段的应对能力,促使日美同盟成为更强更有责任的战略构想。[26](175)除此而外,新指针强调日美同盟的全球属性,强化同盟内部的协调,进行从平时到紧急事态时的“无缝合作”。中日双方在东海地区围绕钓鱼岛主权对抗日益升级的情况,新的指针指出“日本的岛屿在遭到攻击时,自卫队有必要采取强力措施进行阻止或者必要的时候进行夺回岛屿的作战,美国自卫队的夺岛作战进行支援和协助”。[26](179)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促进了日美在防卫合作中的分工,加强了双方在同盟框架下的协调机制,强化了日美在亚太以及印太地区的防卫合作能力。

新指针强调日美双方应与区域内的伙伴关系国加强军事合作关系。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双方不仅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在亚太以及“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秩序建设方面也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关注。自从2007年日本和澳大利亚发表《日澳安全合作宣言》之后,双方的军事交流获得长足的发展。2010年5月,在第三次日澳外长与防长间的“2+2会议”上,双方签署了《相互提供物品及劳务的协定》(ACSA),这使得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军队在进行国际维和行动时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和劳务,推进双方军事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2012年日澳签署《信息保护协定》,强化双方在信息情报领域的合作。同时为了强化日澳和美日澳的军事合作关系,从2014年开始在军队内部设立了“日澳防卫合作室”。

如今,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军事演习·训练、海洋安全合作、军事人才交流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各个领域开展了紧密的合作,日澳之间紧密的军事合作不仅推动日本和澳大利亚向同盟关系演进,同时也符合日本首相安倍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的构想。除此而外,为了增强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加强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亚太及印太地区制衡牵制中国的能力,日本决定向澳大利亚出售先进的潜艇技术。鉴于澳大利亚的潜艇会定期在南海及印度洋地区巡航,日本支持澳大利亚增强军备,并鼓励其介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南海地区,其用意不言自明。[15](32)

(四)发展日印关系,加强军事交流

印度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实力不断提升,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和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冷战期间日印关系虽有所发展,但直到2000年日本首相森喜郎访问印度之后,双方的交流才开始逐渐增多。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海上军事力量的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逐渐增强,特别是2010年中日在东海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对峙日益激烈,印度在日本牵制中国的亚太战略构想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牵制中国的海洋战略,制衡中国在亚太及“印太”地区影响力的扩展,日本和印度之间频繁进行首脑互访及军事交流。2008年10月日印发布了《日印加强安全合作的共同宣言》,这是印度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以发布宣言的形式来强调发展双边安全合作关系。[26](283)为了进一步推动双方在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2009年12月日印制定了《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强调双方在打击海盗、海上军事训练方面进行合作,该计划的实施将深化双方在海上的安全合作。[27]不仅如此,随着“印太”概念的兴起,印度洋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日本和印度认为现有的军事合作已经无法适应印度洋地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复杂的安全、战略环境，于是2013年5月双方同意在《日印安全防卫合作共同宣言》基础上，强化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间的军事训练和演习，设立关于US-2水陆两栖飞机的合作机构，进一步扩大日印在海上安全合作的领域和范围。2014年9月刚当选印度总理的莫迪访问日本，莫迪与安倍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在下列领域的合作：1. 探讨强化外务及防务次官级的2+2会谈的方案；2. 签署安全防卫领域合作的备忘录；3. 定期开展日印间的海上军事训练和演习；4. 日本继续参加印美海上共同训练；5. 从事务层级推动双方在防卫装备及技术方面的磋商；6. 加快US-2水陆两栖飞机的磋商，进而推动“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6](283)同年9月双方首脑签署了《日印防卫合作交流备忘录》，双方同意定期开展防卫部长级别的防卫交流，强化双方海上演习、训练、推动参谋部之间的交流，同时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防卫装备与技术方面的交流。

日本和印度作为亚洲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合作，扩展在印度洋上的影响，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印度也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发展经济。日印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维持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牵制和制衡中国。有观点认为，日印加强合作可谓“锁龙”战略，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中国巨龙将会被“日本叼头，印度啄尾”。[28]

四、日本“印太”战略面临的挑战

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实践了安倍在2007年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价值观外交的基本理念，以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牵制中国海洋战略为根本出发点，确保日本在印度洋—太平洋上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为目的，进而推动日本经济发展，恢复日本“普通国家”身份为最终目标。然而，日本的“印太”战略构想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一）“印太”概念模糊

尽管美国在2010年之后积极推动“印太”概念，希望引起全球关注，但美国自身对于“印太”还尚未达成共识。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国际战略学者，各方对于“印太”的理解千差万别。美国推动“印太”概念反映了美国在面对中国迅速崛起及亚洲地区权力格局新变化时产生了战略焦虑。由于美国推行的“再平衡战略”一直进展缓慢，而“重返亚洲战略”也未能产生预期中的效果。面对自身优势地位相对减弱，全球战略中心向“印太”转移的情况下，重新谋篇布局，利用盟友及伙伴关系，重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因此，“印太”反映的只是美国应对亚洲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变化的一种战略思路，难以成为某种战略体系而付诸实践。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推动的“印太”概念日本给予了积极回应，国内学术界和智库进行了激烈讨论并发布很多关于“印太”战略构想方面的研究报告。[29]然而，“印太”概念的内涵依然模糊，最终出现各方将日本的海洋战略、对华战略、能源战略及日美战略等各种战略嫁接到“印太”的荒诞局面。[30]

（二）如何看待印度在“印太”中的作用

印度是“印太”概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印度与东南亚、日本及中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越发频繁，加之印度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使得印度在日本的“印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太”战略构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2007年安倍担任日本首相时就通过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来推广一个打破地理界限的“大亚洲”，2012年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的安倍又提出包含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的“钻石形安保体系”。在日本看来印度与日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在面对中国崛起方面存在共同的战略诉求。因此日印理应加强军事交流，推进双方海洋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带来的威胁，牵制中国。然而，印度对于“印太”的战略诉求中，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印度理想中的“印太”地区架构决定因素是该国国内经济重组的需要以及继续遵守战略自主的原则。[31]首先，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施行“东向政策”，加强与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日本希望日印之间能发展成准军事同盟关系来牵制中国，这对于印度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况且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即使是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大谈特谈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应该维护海洋共同产品，并且还提到钓鱼岛是日本管辖下的日本领土，最后还强调日本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共同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13]其次，印度作为战后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和倡议者，具有悠久的抵制结盟运动的经验和历史，日本希望与印度建立准同盟的军事关系不仅会降低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同时也会使印度卷入不必要的争端。

（三）如何看待中国在“印太”中的作用

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美国倡导“印太”概念的重要原因，随着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向以亚洲地区“优等生”自居的日本难以适应和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在亚太地区。从小泉执政时期开始，日本已经开始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的战略威胁。中日关系的下滑，除日本右倾化的重大因素外，是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和中日关系本身互动的结果，也是中日两国国内政治与国际战略格局互动的结果。[32]因此日本安倍首相的“印太”战略构想中一味地强调对中国的牵制与制衡，大打价值观牌，希望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体系”或“大亚洲”。然而，鉴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全球战略影响力及在未来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秩序建设中的作用，将中国排挤出“印太”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日本能否正确对待中国在“印太”体系中的作用决定着日本“印太”战略的成败。

五、结语

为了应对亚洲地区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积极推动“印太”概念的兴起，尽管在一些政治家的演讲及政策文件中，“印太”与“亚太”已被广泛使用，但“印太”概念仍然只是一种理念和思路，还无法成为战略体系。日本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然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难以接受和适应，从而频繁推动建立排除中国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来牵制和制衡中国。在“印太”概念的框架下，日本希望通过加强西南防卫，介入南海争端及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及美国在太平洋及印度洋对中国实行战略围堵。日本“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为“巩固东海、介入南海、联合美澳印、控制印太，进而实现在亚洲牵制中国。”然而，日本的“印太”概念缺乏实际的内涵，仅仅只是一种战略思潮或思路，同时日本无法正确评估和分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析印度及中国在“印太”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日本的“印太”战略就如“印太”概念一样只是空中楼阁,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EB/OL].U.S.Department of State, 2010-10-28.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10/150141.htm.

[2] 美媒刊登希拉里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EB/OL].新华网,2011-10-1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4/c_122156611.htm.

[3] 阿肖克·马利克.印度正与澳大利亚重修旧好[EB/OL].投资者网,2013-03-03.http://news.hexun.com/2013-03-03/151660679.html?fromtool=roll.

[4] 梅丽莎·康利·泰勒,阿卡提·班次瓦特.澳大利亚与印度在‘印太’认识上的分歧[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1):140.

[5] 美国用心经营达尔文基地,方便堵截马六甲给中国施压[EB/OL].人民网,2014-08-13.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813/c1011-25460007.html.

[6] 刘宗义.冲突还是合作? —“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选择[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4):6.

[7] Michal Wesley.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Indo-Pacific[J].Australian Literary Review,2011-05-04.

[8]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EB/OL].2006-11-30.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9] 安倍晋三.二つの海の交わり[EB/OL].2007-08-22.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

[10] 神谷万丈.日本と‘インド太平洋’—期待と問題点—[R].アジア(特に南シナ海・インド洋)における安全保障秩序,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3-03:25,27,38.

[11]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EB/OL].Project-Syndicate,2015-08-18,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12] 安倍晋三.開かれた、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5原則—[EB/OL].2013-01-18.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0130118speech.html.

[13] 安倍晋三.日本は戻ってきました[EB/OL].2013-02-23.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223speech.html.

[14] 王毅: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是日本能否真心接受中国发展和崛起[EB/OL].新华网,2015-06-27.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27/c_127958137.htm.

[15] 朱清秀.深度介入南海:日本准备走多远[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2):33,39,32.

[16] Michael Auslin.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Commons:Toward a Regional Strategy[J].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December2010:7.

[17] 山本吉宣.インド太平洋概念をめぐって[R].アジア(特に南シナ海・インド洋)における安全保障秩序,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3-03:19.

[18] 平成7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5/ara13.htm,2015-08-15.

[19] 新たな防衛大綱[EB/OL].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1/taikou_new.pdf:21-21.

[20] 平成26年以後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EB/OL].http://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dpg-j.pdf:6-21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1] 平成26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html/n2433000.html:148
[22] 日美举行两栖登陆演习 外媒称意在'夺岛'[EB/OL].参考消息,2014-0801.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4/0801/445551.shtml.
[23] 李金明.美济礁事件的前前后后[J].南洋问题研究,2000,(1):70-71.
[24]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EB/OL].2013-12-17.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_j/nss_j.pdf:21.
[25] 佐々木学、三輪さち子.比大統領、自衛隊の基地利用に期待感 中国を牽制か[EB/OL].朝日新聞,2015-08-15.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655D7YH65UHBI01J.html,
[26] 平成27年版防衛白書[EB/OL].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html/n2322000.html:175,179,283.
[27] 日印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に基づく安全保障協力を促進するための行動計画[EB/OL].2015-08-18.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visit/actionplan_09.html.
[28] 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1(3):56-57.
[29] スマート・パワー時代における日米同盟と日本外交[R].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2011-03;提言「先進的安定化勢力・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ー[R].PHP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ー研究会,2011-06;日米中関係の中長期的展望[R].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2012-03.
[30] 長尾賢.インドの海洋進出ー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おける戦略的含意,[R].海洋情報特報インドの海洋進出,海洋政策研究財団,2014-5-14;石黒大岳.湾岸およびインド洋地域の安全保障と日本[R].中東レビューVol.1,2014-02;IDE-JETRO2014.パンネールセルバム・プラカーシュ(訳者:関 博之),1999年から2009年までにかけての日印間海洋安全保障協力[J].海幹校戦略研究,2012(12):2.
[31] 吴兆礼.'印太'的缘起与多国战略博弈[J].太平洋学报,2014(1):38.
[32] 朱锋.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J].日本学刊,2014(6):2.

〔责任编辑 许 佳〕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grain security standard and index, China requires that grain self-sufficiency should be more than 95 percent which is the red line of the grain security. However, this standard is often difficult to reach. Although self-supply of grain is much higher in Russia, Russia's self-supply of grain is always less than 90%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foodstuff and food safety, which means the existing of risk on the security of grain in Russia.

Key Words: Grain Security; Food Safety; Status and Trend; Measures of Safeguard; China; Russia

Shift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Principle of Leverage Development: AIIB as a Pivot Point *LIU Bai ZHANG Ai-lian* ·71·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unstable and unfair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me clear. AIIB advocated by China changed the game relationship among countries, and replenished the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IIB uses capital investment as intermediate, and spreads to whole directions. Through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AIIB speeds up the formation of OBOR, and forms economic belt of effective mutual exchange. Therefore, economic trade circle is formed by AIIB as pivot and OBOR as leverage. Through the deepening and expansion of trade, economic energy is released. However, now AIIB just takes the first step. In the futur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riginal intention and development confidence, several aspects should be formulated, such as expansion of capital channel, leverage control, and rule set.

Key Words: AIIB; International Pattern; Capital Pivot; Leverage; Gam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in the Context of TPP *WANG Jin-qiang* ·80·

Abstract: Stipulated by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has shown complex feature of overlapp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sia-Pacific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TPP especially its high standard will have huge impacts on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s FTA strategy will also be affected. Based on deep internal economic reform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China should adjust actively so as to syncretiz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China should also try to accept and adopt high standard rules of TPP in FTA negotia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mechanism integration of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Key Words: TPP; International Trade Rules; Change; Asia-Pacific Value Chain; China

Update and Expansion: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Japan's Involve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UANG Feng-zhi GUO Yu-qiang* ·94·

Abstract: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has become one of hot spots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Besides the complex Sino-U.S. dispute and game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Japan is activel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strategic interven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which will undoubtedly make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more complex. In view of this, with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ing strategic involv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trend of Japan-U.S. alliance's strategic update and strategic expansion, and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of Japan,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Japan'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make an outlook and judgment for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Japan-U.S. coope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ctive involvement for Jap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gam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ut also specific measures for Japan-U.S. security cooperation's way which is catering to the rebala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s aiming to establish new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 which involves the Japan-U.S. alliance as the base, to prevent and restrai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o shape and reconstruct security order and strategic space which is helpful for Japan.

Key Words: Japan-China Relation; Sino-U.S. Relatio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Japan-U.S. Alliance; Regional Security; Behavioral Pattern

Could Japan's Strategy for "Indo-Pacific" Be Succeed? *ZHU Qing-xiu* ·103·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Chinese power and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in the world geopolitical system, "Indo-Pacific" is advocated by U.S., Japa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an emerging geostrategic concept. Japan's cognition of "Indo-Pacific" is obvious ocean-centre oriented and implies holding China back.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is cognition, Japan strengthened the Southwest defense, interven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nd united U.S., Australia, and India to strangle China. However, Japan cannot evaluate properly the influence of India and China in "Indo-Pacific", and neither establish reasonable content for "Indo-Pacific". Japan's "Indo-Pacific" containment strategy to China will not take effect.

Key Words: "Indo-Pacific";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Pacific Region; Maritime Security; Japan-U.S. Alliance;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Deconstruction of Abe's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in the Dimension of Sea Power *LIU Xiao-xiang* ·115·

Abstract: The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of Abe is Abe Cabinet'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policy practice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using th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as a policy tool to build "Ocean Alliance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which is carried out to curb the rise of China and achieve Japanese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marine sector. The first Abe cabinet created the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Japan-U.S.-Australia-India, U.S.-Japan-Australia, Australia-Japan, and Japan-India through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o encircle China strategically in multi-level, which helped Japan to achieve its marine strategic expansion i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The second Abe cabinet restarted the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against China and actively interven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ased on advancing the four-country strategic cooperation among Japan, America, Australia, and India, which set up obstacles for China to safeguar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o seek for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ocean military alli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built up by Abe achieved the maritime strategic encirclement and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from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which largely worsened China's maritime security environment.

Key Words: Abe Cabinet; Universal Values; Value-oriented Diplomacy; Ocean Alliance of Democratic Countries; Marine Expansion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